

翠神乾坤 余似心

有位內地朋友告訴我美國一所貴族高中頭一堂課的主題是：「不想變窮人就先認識貧窮。」甚有意思。她說有個父親家財萬貫的太子爺，初中畢業後，父母送他去華盛頓一家有二百年歷史的頂級貴族高中，為了兒子能與同是富二代的同學可以融洽相處，出國前為他安排學打高爾夫、馬術、交際舞等。

不想窮先認識貧窮

開學第一天，這位太子爺帶著門比富貴的心態，穿著超級名牌時裝，開著名貴跑車到學校去。下車時有兩個男孩與他打招呼，「嗨，你是從中國來的？」他應：「是啊，你們好！」不料到其中一個狂笑著大叫：「我贏了！」另一個即時拿支票給對方。獲勝的傢伙還說：「中國的有錢人都喜歡擺闊，你連這都不知！」

跳出框框 蒙妮卡

趙薇首次執導的電影《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》裡，有一句精彩對白：「我們一起度過了青春，誰也不虧欠誰。青春是用來懷念的。」他們一班大學生，畢業後各奔前程，當年的一段癡戀，都沒有好結局，留下的，只有懷念。

懷念青春

荷里活上世紀七十年代電影《俏郎君》(The Way We Were)裡，思想左傾的女學生芭芭拉翠珊在大學校園演講，一雙眼睛睜不開英俊的男同學維拔烈福。她暗戀他多年，後來兩人結婚懷孕了，始終因理念不同，還是分手。

微服出巡解

琴台聚 潘國森

香港大學學生會發表聲明，說行政長官自稱「微服出巡」，「視法治香港為封建王朝」。然後市面愚民以訛傳訛，更變成「以為自己是皇帝」！

年前《中大學生報》出了一期裴斐的論性專輯，頗受輿論抨擊，有人袒護大學生，責罵裴斐人土為「中年道德佬」(蝦)(欺負「細路」)，潘國森正是其中一個「中年道德佬」。今回校友叫我解釋，真是「精人出口，笨人出手」了，但是港大人批港大人，至少名正言順一點。

聽夜

遇到糾結的事，想安靜一會時，我習慣一個人走出房間。找個沒人打擾的地方，面對夜空，盯着星星、盯着遠方、盯着四周，去用心傾聽、慢慢欣賞、靜靜思考。這種靜聽夜色的習慣，一直伴隨我長大，不管身在何方。

媒有意無意間不提真相，令許多市民誤以為「香港學運」是如何的蓬勃。問話表過，言歸正傳。香港有不少大學教師經常講大話「呃」(欺騙)學生，令「學運領袖」飄飄然，加上近年香港的國文教育和國史教育沉淪，大學生不解「微服出巡」，正是教學水平滑波的旁證。

雙城記

猶記得一九九二年將近聖誕節，新加坡領航人李光耀應香港大學之邀，是講座上作首個發言嘉賓。這位律師出身的香港新加坡領航人，常把香港和新加坡以「雙城記」作思考較量作話題。當年的演講亦不例外。

這一次，還沒走到樓梯時我突然想起來，通往平房頂的樓梯被父母親用酸棗枝做的小欄門堵住了。堵門的目的只有一個，怕兒子沒高沒矮地往上爬。家鄉的夜晚，無論是聽還是看，攔哪兒都親切。與我工作的小鎮相比，夏秋之夜的第一個區別就是幾乎沒有蚊子的嗡嗡聲。老家這邊，我家至少十多年沒撻過蚊帳了。

乍春情歌

余一九四〇年出生，一九四九年廣州解放本人正是九歲年華，生命開始有歲月記憶。一九四九年十月解放後在讀的東山培正小學全體老師一齊轉軌。培正原是美資天主教學校，校長第一次開會強調說：「我們是唯物主義，以前是唯心主義，不可信！」

親情、鄉情和自然的享受！這一次，還沒走到樓梯時我突然想起來，通往平房頂的樓梯被父母親用酸棗枝做的小欄門堵住了。堵門的目的只有一個，怕兒子沒高沒矮地往上爬。家鄉的夜晚，無論是聽還是看，攔哪兒都親切。與我工作的小鎮相比，夏秋之夜的第一個區別就是幾乎沒有蚊子的嗡嗡聲。老家這邊，我家至少十多年沒撻過蚊帳了。

有一種自省叫羞愧

網絡名人，亦是網絡造謠者。秦火火一干人等被抓了，瞬間，網上網下一片勝利鐘聲，報新聞的報新聞，寫評論的寫評論，指指點點的指指點點，誰都好！早該抓了！早該抓了！早該抓了！

若遇上陰雨天，在農村老家，夜晚聽雨變成一種享受。窗外的雨在黑夜裡發出嘩嘩、滴答、沙沙、刷刷的聲音。這幾種聲音同時存在，像樂曲一樣交織在一起，共同奏響着雨夜的旋律。嘩嘩的聲音，是順着房屋瓦槽流下的雨水落地的聲音；滴答聲時而規律時而中斷，是瓦片和平房沿子上滴落雨水的聲音；沙沙和刷刷的聲音，則是無數雨點和雨線傾斜而下時直接落地的聲音。在這些細雨簌簌中，還多少藏了些父母和孩子熟睡的印記，以及夜風經過時的呼吸。

網事理美美

網絡名人，亦是網絡造謠者。秦火火一干人等被抓了，瞬間，網上網下一片勝利鐘聲，報新聞的報新聞，寫評論的寫評論，指指點點的指指點點，誰都好！早該抓了！早該抓了！早該抓了！

在語文教材中，魯迅先生寫過外求學時遭遇到過的蚊子。在小鎮居住的房子裡，蚊子雖沒魯迅筆下的氾濫，不擲蚊帳、不噴灑殺蚊藥，想睡個安穩覺也是不可能的。兒子現在呆在老家這邊，就躲避蚊蟲叮咬來說，絕對是最佳選擇。

杜亦有道 阿杜

余一九四〇年出生，一九四九年廣州解放本人正是九歲年華，生命開始有歲月記憶。一九四九年十月解放後在讀的東山培正小學全體老師一齊轉軌。培正原是美資天主教學校，校長第一次開會強調說：「我們是唯物主義，以前是唯心主義，不可信！」

若遇上陰雨天，在農村老家，夜晚聽雨變成一種享受。窗外的雨在黑夜裡發出嘩嘩、滴答、沙沙、刷刷的聲音。這幾種聲音同時存在，像樂曲一樣交織在一起，共同奏響着雨夜的旋律。嘩嘩的聲音，是順着房屋瓦槽流下的雨水落地的聲音；滴答聲時而規律時而中斷，是瓦片和平房沿子上滴落雨水的聲音；沙沙和刷刷的聲音，則是無數雨點和雨線傾斜而下時直接落地的聲音。在這些細雨簌簌中，還多少藏了些父母和孩子熟睡的印記，以及夜風經過時的呼吸。

乍春情歌

余一九四〇年出生，一九四九年廣州解放本人正是九歲年華，生命開始有歲月記憶。一九四九年十月解放後在讀的東山培正小學全體老師一齊轉軌。培正原是美資天主教學校，校長第一次開會強調說：「我們是唯物主義，以前是唯心主義，不可信！」

親情、鄉情和自然的享受！這一次，還沒走到樓梯時我突然想起來，通往平房頂的樓梯被父母親用酸棗枝做的小欄門堵住了。堵門的目的只有一個，怕兒子沒高沒矮地往上爬。家鄉的夜晚，無論是聽還是看，攔哪兒都親切。與我工作的小鎮相比，夏秋之夜的第一個區別就是幾乎沒有蚊子的嗡嗡聲。老家這邊，我家至少十多年沒撻過蚊帳了。

雙城記

猶記得一九九二年將近聖誕節，新加坡領航人李光耀應香港大學之邀，是講座上作首個發言嘉賓。這位律師出身的香港新加坡領航人，常把香港和新加坡以「雙城記」作思考較量作話題。當年的演講亦不例外。

這一次，還沒走到樓梯時我突然想起來，通往平房頂的樓梯被父母親用酸棗枝做的小欄門堵住了。堵門的目的只有一個，怕兒子沒高沒矮地往上爬。家鄉的夜晚，無論是聽還是看，攔哪兒都親切。與我工作的小鎮相比，夏秋之夜的第一個區別就是幾乎沒有蚊子的嗡嗡聲。老家這邊，我家至少十多年沒撻過蚊帳了。

聽夜

遇到糾結的事，想安靜一會時，我習慣一個人走出房間。找個沒人打擾的地方，面對夜空，盯着星星、盯着遠方、盯着四周，去用心傾聽、慢慢欣賞、靜靜思考。這種靜聽夜色的習慣，一直伴隨我長大，不管身在何方。

親情、鄉情和自然的享受！這一次，還沒走到樓梯時我突然想起來，通往平房頂的樓梯被父母親用酸棗枝做的小欄門堵住了。堵門的目的只有一個，怕兒子沒高沒矮地往上爬。家鄉的夜晚，無論是聽還是看，攔哪兒都親切。與我工作的小鎮相比，夏秋之夜的第一個區別就是幾乎沒有蚊子的嗡嗡聲。老家這邊，我家至少十多年沒撻過蚊帳了。

百家廊 袁星



夜裡的風景。 網上圖片

Advertisement for 'Double City' (雙城記) featuring a large image of a person and text promoting a book or event. The text includes '雙城記' and '有一種自省叫羞愧'.